

相约在冬季

双流棠湖中学初2021级蛟龙1班 高艺珊

梅花帐老，青山远归，转身风起，背影摇晃。我知道，她在等我。

换乘地铁时，接到爸爸的电话，“珊珊啊，你姥姥的梅树又开花了。”挂断电话，我感觉生命中的某些东西，也在沿着轨道静静地行驶。

一声“姥姥”，感受到的是一种独属于那片广阔土地的厚重，想起的是北方冬日疾烈的风。

姥姥喜欢梅花，自我记事起，那棵梅树就倚靠在她的窗前。花叶不硕大，花色不艳丽，那逼人的幽香却总能撞击人的嗅觉，直抵心扉。我轻轻摘下一片梅花，那是属于我心尖尖的，关于童年的记忆。

空气中弥漫着梅花的清香，眼前渐渐浮现姥姥那张总是浅浅微笑的脸。

雪渐渐大了。姥姥骑着车，坐在后座上的我，小脸总会紧紧地贴着姥姥的后背，雪顺着风砸在车的塑料斗篷上，“嘭嘭”直响。有风，车子骑得有些吃力，那篷檐也反复被吹起。姥姥一边奋力骑着车，一边时不时转过头微笑着问我：“你在斗篷里吗？”“姥姥，在！”车子一颠一颠，我的脸与姥姥的背脊若即若离，但我完全不怕，因为我像是蜗居在姥姥筑起的巢穴里。

风流云散，一别如雨。自从在成都安家之后，我们就很少回老家了。虽然爸爸总是念叨着北方的美食，一次又一次地提及想回老家，可我们还是许多年没有回去。

去年春节，我们终于踏上了归途。走在记忆里的小路上，杂草丛

生，我有点“近乡情更怯”。此时，一阵淡淡的熟悉的芬芳随风钻入鼻腔。我着魔般走近梅树跟前，用手轻抚着骨瘦嶙峋的枝干，梅树看似饱经沧桑，却仍旧缀满朵朵花儿。

姥姥从梅树后跑过来，仍挂着微笑，只是硬朗的身板也如那棵梅树般略显佝偻了。“大孙女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，花刚刚开……”姥姥摇着我的手臂，像我小时候贴紧她的后背般，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。我忍不住直了直身子，似要告诉她我长大了，也可以为她筑巢了。

风有约，花不误。清风拂过，暗香浮动，静看梅的沧桑，静听风的呼啸。在烟火红尘中，在人潮涌动之际，我们安然相约在这个冬季。

指导老师：李书凌

落叶的舞

成都七中高2022级2班 李若溪

黄色的落叶悠悠地旋转着，缓缓地飘落着，一片又一片……渐渐地，地面上铺满了一层柔软的金色。那是三年前的金秋。记忆中，还有她——我的朋友，我的挚友，同在这漫天飘舞的落叶下，就像一场遥远而缥缈的梦。她回头朝我无声地笑着，如丝如缕的温暖包裹了我。

第一年，我们背靠背坐在温暖的落叶上，陶醉在迷人的秋色里，爽朗自由的笑声穿透了晴空；第二年，我们一起收集美丽的银杏叶，做成信笺，做成书签；第三年，她在飞舞的落叶中跳了一曲芭蕾舞，踮起脚尖，踩着落叶的音符，又像是落叶为她伴舞。她明媚的笑，如那金黄的银杏叶在秋日下闪着光。一支舞毕，她要离开了，离开这座城市，只为我留下这满眼的秋色。

三年后，我升入了高中，在一个金黄的季节里度过了大半个学期。我好像很快融入了这里，也

交到了新的朋友，会一起开心地笑，一起抱怨题目的难、作业的多，可一眨眼看到银杏树泛着金黄，风一吹又想起落叶下的舞，或许是那抹金黄在回忆里太过耀眼，让我害怕再得不到那样的真诚……

下了晚自习，教室里的人稀稀落落，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出了教室，走在操场上。她蹦蹦跳跳地向前跑去，就像翩然飘落的银杏叶一般。斑驳的树影和细碎的光点直直照进了我的心里。她踮起脚尖，张开双臂，向我挥手的那一刻，我看见她脸上毫不遮掩、真诚的笑意。那一瞬间，记忆中的画面逐渐光明而真实，像是又一场落叶之舞的开启……我踮起脚尖招手回应着，像是与落叶共舞。

过去的相逢必然在过去的日子里熠熠生辉，永被珍藏。而新的邂逅也一定会到来，张开手，去拥抱下一个秋日的金黄璀璨。心怀过往，也要迈向前方。

冬天的灵魂

成都市实验小学六年级(4)班 徐尔霖

放学了，我跟爸爸走在马路上，忽然，一阵大风袭来，把周围的树木吹得左右摇曳，我不禁跟爸爸抱怨起来：“又要下雨了！”回到家，我正坐在沙发上，外面果真响起了沙沙沙的声音。我探头望了望，咦？不对，这雨滴怎么看起来白白的？我这才反应过来，竟然下雪了！我赶紧跑下楼，仰望天空。瞧，那一朵朵晶莹剔透的雪花，正纷纷扬扬地往下落，好似一只只轻盈的小蝴蝶，又好似一朵朵雪白的梨花瓣，可真美啊！它们全都往我头上飘，仿佛为

我戴上了晶莹的头饰，美丽极了。

我迫不及待地想堆一个小雪人，可转头一看，周围一点积雪也没有，哪堆得起什么雪人啊？我伸出了手，小雪花一落在我手上，就化了。我失落地回到家，看着网络视频中哈尔滨那片浩瀚的白色海洋，满心羡慕。

没有积雪的冬天，总感觉缺点什么东西。也许是地势原因，成都的冬天很少下雪。当看到窗外飘洒的小雪花，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，尽管没有积雪让人感到些许遗

憾，但，雪花在空中精彩的表演，也能让我心旷神怡。我又跑下楼，雪已经停了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仿佛全世界都陷入了沉寂。空气中仍弥漫着细微的清涼，那是雪的馈赠。

虽不曾看见大雪，但我仍能感受到它的圣洁与神秘。

不一会儿，雪停了。生活恢复了往常。

我想，总要去一趟哈尔滨吧，漫步在中央大街，去冰雪世界撒个欢，依偎进大雪的怀中，这才是冬天的灵魂呢！

回忆我的桃花源

成都七中2022级4班 李欣奕

风徐徐吹动，桃花源和童年亘古不变，而我，只是路过。

十二年光景都在一个老旧小区度过，那儿连起码的绿地都没有，只有孤零零一个“学区房”的名头。被我们戏称为后花园的地方，似乎也只有一些野草，但那时却是我的“桃花源”。

一块狭长的圃地，偏偏疏于管理，于是其中便灌木丛生，乱草纠结，各种植物野蛮生长，有些人特意栽下的几株玫瑰百合也很快被湮没。拐角处的那几株滴水观音长势却茂盛得很。一半是疯长的花香杂陈，一半是青涩的果香弥漫，几棵病歪歪的观赏型果

树都能让我们惦记得慌，见天儿在底下晃悠，等一结出果实就摘下来。夏季蚊虫多，我们就一把把捋下不知名植物的暗红色嫩芽扯碎了止痒，无甚“科学依据”，却意外地有效，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。沿围墙长满了不知名的藤蔓，一到夏天就长出一嘟噜一嘟噜的紫色的花，却发出难闻的气味，我们都敬而远之。

记得三单元旁有一小片泥迹斑斑的水泥地，横七竖八地拉了几条极结实的线用作晾衣，却又拉得低。几张艳丽又廉价的被单常随风“逃逸”，却又似乎无人认领，因而便长年累月、孤零零地在绳上

皱成一团，像是就此潦草地尘封了时光。

后来面临小升初的我们各自搬离，带着对新家的憧憬雀跃而去，连头都不曾回。

我亦是再未归去，尽管新家与旧居相隔不远。

我想也许人就这么奇怪，安于舒适现状，却又对记忆中的乌托邦思之若狂，就像《桃花源记》中的渔人——愚人，矛盾而现实。

桃花源拒绝人寻找，只留下隐约的笑闹，在记忆的角落点点褪色。偶尔的，我还是会吟两句“归去来兮”，像是在回味曾经那个小小的平行宇宙。

重拾勇气

成都冠城实验学校六年级二班 王轶梧

窗帘没有拉开，屋子里一片昏暗。空气中漂浮着毛絮灰尘，墙角的自行车积了厚厚的一层灰，几乎认不出它原来的颜色。

我转过头，望向墙角的自行车，往事如电影般在脑海中浮现。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，跌跌撞撞地坐在自行车上，摇摇晃晃地蹬着脚踏板。渐渐地，女孩长大了，自行车越滚越快，穿过昏暗的小树林，奔向远方的阳光……忽的，一块大石头出现，一切美好随之不见了，只留下断断续续的哭泣声。

想到这儿，我别过头去，当时的

疼痛让我失去了再骑车的勇气。

“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打开窗帘晒太阳吧！”妈妈的声音传入了原本寂静的房间。我不情愿地拉开窗帘，阳光一下射了进来，带着些许芳草的清香，灰尘也变成了金光闪闪的亮点，在空气中沉浮，我感觉心里有些暖暖的……突然，一个小小的身影撞到了我的窗户上，又立刻弹开去。仔细一看，是一只小麻雀。它撞到了玻璃，显得有些迟疑，慢慢地拍动着翅膀，悬在半空。我叹了口气，这外面的世界对于一只这么小的麻雀是多么危险啊，它还是快

一点回巢去，回到妈妈的身边吧！忽然，这个小小的身影猛扇翅膀，打着转朝着阳光的方向越飞越高。阳光为它的翅膀镀上了金边，就如同一只凤凰……我一时间有些愣住了，它不害怕吗？还是它战胜了害怕？我张开手，感受着阳光的温暖。我们谁没遇到过一些困难呢？为什么一只小麻雀都有战胜困难的勇气，我却要丢掉呢？我转过身，奔向墙角的自行车，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，心里的空荡不知什么时候被填上了。

向着阳光，鼓起勇气，做一只闪着光的凤凰，一直飞，一直飞……

寻旧时年

双流棠湖中学初2021级蛟龙1班 蒋玥

鞭炮响声不断，儿童仰着头，努力寻找那稍纵即逝的烟火。母亲们笑着，在厨房忙活着，吆喝着来来往往的客人就座……

小时候，曾天真地以为，年味是从正燃着的爆竹中升起的缕缕青烟，那有些呛鼻的味道为何被冠以年味？也曾以为年味是饭菜煮熟散发的香味，那平常日子里也能闻到的味道为何被冠以年味？可那时总是觉得，年味浓得化不开、捻不散。而如今，平常日子与年的界限渐渐模糊不清了。

有一年，我跟爸妈回老家过年。老家很冷，那里的雪早已铺满大地、盖住枝头，让人忍不住想一口咬下去，总觉得是棉花糖口感。下了车，我往外公家走去，台阶上的雪已被外公扫净，堆在两侧，仔细一看竟有一连串的猫脚印，估摸着是外公养的小黑的杰作，想着如何与其“大战”一场，心中不禁雀跃起来。边走边扯了几束开得艳红的梅花。一进门便闻到了久违的味道——农家腊肉混着蒜苗香气，和松柴燃烧的味道。然后便听到了

奶奶中气十足的招呼声：“娃儿回来咯——”

我冲进了厨房帮着烧柴，听着那火无规律的轻微噼啪声，时而用钳子敲一敲烧得火红的炭，看它冒出几个火星子来，顺着炉火落入下方的灰中。饭桌上围的人有两三家，各自熟识，气氛也从未冷过一刻。先上的是凉拌折耳根、猪耳朵等凉菜，然后是炖排骨、炖鸡、烧鱼等热菜。举杯碰撞之声不绝于耳，大家祝贺道谢，爽朗大笑，让我的心也暖暖的。

吃罢，亲戚家人打打牌，不论输赢都置之一笑。小孩子去放烟花，几个大胆的孩子歪着身子尝试，几个胆小的则羡慕地站在一旁捂着耳朵看……

今年，我们决定回村里过年。我似乎闻到了越来越近的年味，掺杂在迫近新年的时光里。